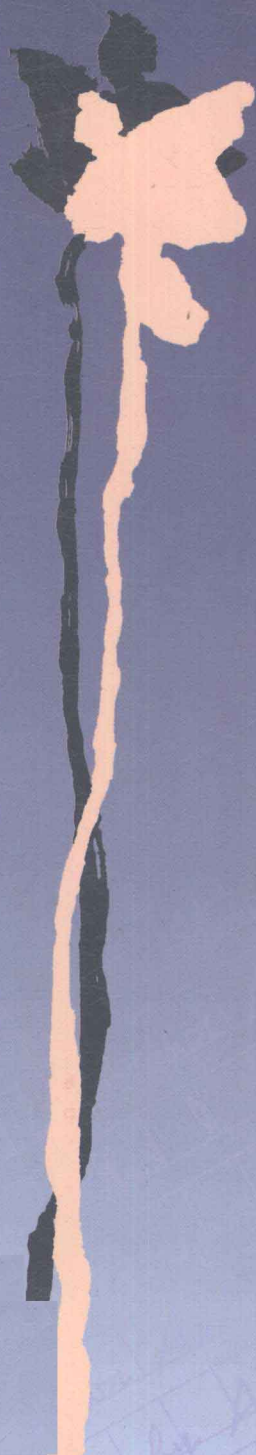


# 阿魁， 你在哪里

——许岳林诗文选

许岳林 著

AKUINIZAINALIAKUINIZAINALIAKUINIZAINALI



暨南大学图书馆

惠存

许岳林

2010.6.4.

阿魁，  
你在哪里

——许岳林诗文选

许岳林 著

书名 阿魁，你在哪里  
——许岳林诗文选

作者 许岳林

开本 880毫米×1168毫米 1/32

字数 53千字

印张 6.16

插页 7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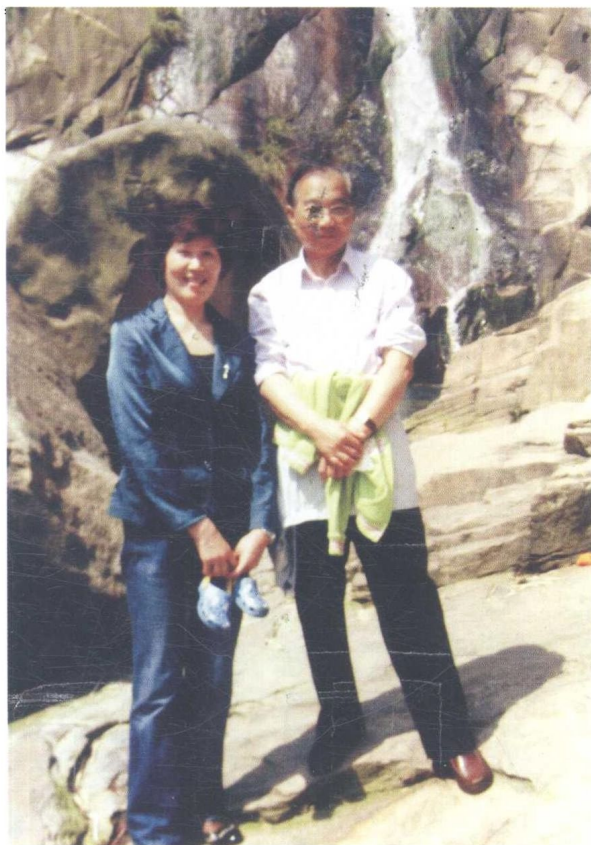
印数 1-300 2010年5月印刷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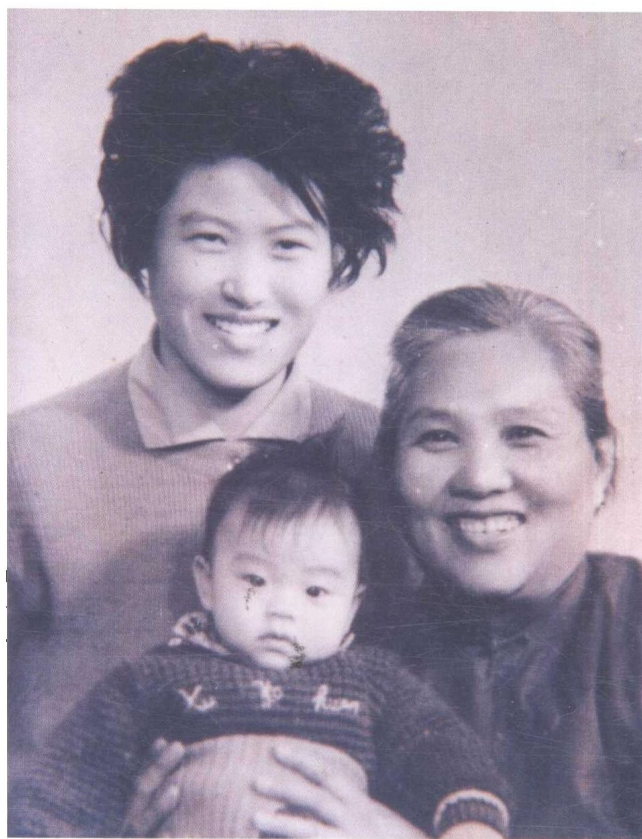
1947年6月，永嘉县城（今温州市区）学生界响应“反饥饿、反内战、反迫害”运动。2007年6月2日部分同志在永嘉县公共体育场旧址合影留念。中排右七为作者。



1980年仲夏，偕老伴何爱春游温州江心屿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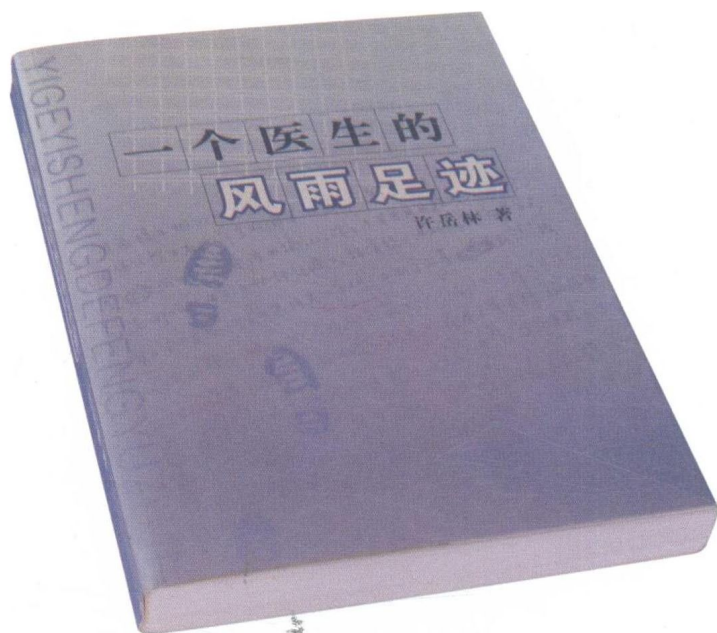
2009年“五一”节，偕爱春在温州瑶溪留影



母亲、爱春和四个月龄的儿子阿冰摄于1973年11月



1954年3月，作者在浙江天台县人民医院开始从事临床工作。时年21岁



2006年自费出版长篇记实文学《一个医生的风雨足迹》

## 许岳林的诗与文（代序）

洪武平 李美溶

继《一个医生的风雨足迹》之后，许岳林医师这一次要出一本诗文集。对于许医师作文、出书，我们都抱着赞赏的态度。承蒙信任，这次还让我们在书前写点什么，我们虽感到义不容辞，但待到真动笔时，又不免有些踌躇。

写文章并付梓出版，是一种高层次的精神需求。马克思把人的需要分为自然需要和精神需要两种；还有学者把人类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，依次为温饱、安全、情爱、精神、自我表现。有话要说、有书要出显然是人类进化到一定程度后的高级需要。许医师四年前出版的《一个医生的风雨足迹》，总结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经历，倾吐心中的块垒，给人以震撼效果的启迪，凡读过的都很赞扬。这一回又将近几年的诗文结集出版，我们认为，这些都是他抒发心声，寻找共鸣的高尚的精神需求。

回忆起来，熟悉许岳林，我们主要是从他作为医生的状态去认识的。他二十多岁就已经在医学方面有所建树；半个世纪以来，他即使在最艰难的处境中也坚持攻读医学典籍不辍，精通医理、药理；在行医过程中，他遇到贫病无助的患者，往往自掏腰包代付医药费用；诊

断准确，用药独到（我们曾亲眼看到，一个腰腿病患者，因腰疼痛苦不堪，曾各处求医，用过各种办法和药物，疗效都不显著，许医师却迅速诊断，给药后病情很快得到控制，解除了病人痛苦）；在诊疗中，许医师还常常辅以心理疏导，给患者带来心灵慰藉，使疗效事半功倍。总之，他是一个医术、医德都达到较高层次的好医生。而在几十年的行医过程中，他还勤奋读书，涉猎医学以外的文、史、哲等书籍，因天资卓越而博闻强记。离休后笔耕不辍，常有令人肃然起敬的举动。

但这一次看到他的文稿后，还是吃了一惊，因为文稿中一大半竟然是“诗”——白话诗。这实在令我们产生匪夷所思的感觉。

中国是诗的国度，唐诗、宋词，李白、杜甫，是中华民族文化气脉流传千载的瑰宝，不朽的诗歌传统是铸造民族性格的核心精魂。古典的诗词歌赋是我们一生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。随着时代变迁，古典诗歌这种文学形式自然衰落，但隔三差五，总有旧体诗的杰出继承者出现在中华大地，近年来陆续得以出版的聂绀弩的旧体诗集，就使我们五体投地，置之枕边、案头百读不厌。至于五四以后的白话诗，和中国古代辉煌的诗词比，我们总觉得还差那么点劲。当然，我们也激赏徐志摩的《再别康桥》，林徽因的《你是人间的四月天》，以至闻一多的《死水》等等。但1949年后的诗坛，虽然也出现过像贺敬之、郭小川这样杰出的诗人，但总体而言，我们认为，现代诗歌一度失去了真诚自由抒发心灵的土壤，因而读诗的兴趣越来越淡，以至基本不了解现代诗歌了。其间，到上世纪七、八十年

代，上帝借一个叫北岛的手写出“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，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”这样的诗句，叫人眼睛为之一亮。另外，我们还认识一位关系不一般的诗人蔡根林，他二十岁左右在北大读书时就已写出《东阳江》这样的长诗，（这首诗后来收进《二十世纪世界华人文学经典》）。可惜，在1957年，他被抛入许多文化人都不能幸免的右派泥淖。几十年来虽然曾写出过诸如“我拥有一切色彩/所以我无色/我听到一切声音/所以我沉默/于是我欣然被世界遗落”这样震撼心灵的诗句，但因诗人长期遭受迫害而终身愁苦，虽然曾创作出闪光的诗句照亮过暗淡的现代诗坛，可惜数量都不多。如今，市场经济汹涌，人们崇尚物质，“诗”这种超凡脱俗的心灵之花好像和社会也更加格格不入了。如此这般，近年来我们对于现代诗歌越来越隔膜，乃至基本不明瞭眼前国内“诗歌”这个品种的存活情况了。

前不久在《中国青年报》的《冰点》专刊上看到一篇报道云，离北京市中心29.9公里的宋庄辛店村，有一个群落。据说这里有“疑似艺术家”4000——5000人，其中“疑似诗人”100多人。他们有点类似前苏联诺贝尔文学得主布罗茨基（曾被苏联当局判以“流浪汉”和“好逸恶劳罪”，1964年，被法庭判以“社会寄生虫罪”并处5年徒刑）的作为。里面还介绍一位“没有食欲，没有恐惧”叫何路的为诗歌而诗歌的傢伙的故事，说他前不久因贫病交加，差点倒毙，刚要到缪斯那里去报到，幸亏一位醉心艺术的企业家援手，经医院抢救，才还过阳来。这样的故

事听了，怎不叫人黯然？而曾是国字号的每期发行45万份的《诗刊》，如今据说已经下滑到区区的2.5万册了。看样子，诗坛的确很衰颓，诗歌越发式微，而诗人也变得是十分稀缺的边缘品种了。基于这种种原因，对于诗歌，我们的认识就这样一直停留在游离的状态中。因而叫我们来说道许医师的诗作，真的十分勉为其难。

不过，当我们认真阅读了许医师的这些诗作后，却真切地感受到，许医师的确是具备写诗的才情的。诗为心声、诗言志。诗人首先要有一颗纯真的心灵。许医师的诗作中，不乏真诚关切草根族艰难生活工作，如《拾荒者》、《外墙清洗工》、《祈告》等等，所表现出来的作者的仁爱之心，读来令人感动。诗作中还有许多是歌颂爱情忠贞的句子，也使我们为之心动。爱情是家庭稳定的基础，家庭稳固才有和谐的社会。对于眼下爱情缺失，视婚姻为儿戏的时尚者，以及充斥于屏幕的滥情之作，真挚地歌颂爱情的诗歌，不啻为投向社会的一服清凉剂。并且，许医师的诗歌中，也不乏像《无题》（柳絮，雨丝/年年春依旧/燕子飞去/梦也愁/几时捎信到温州）这样短小而清新，充满诗的意境和语言的有古典长短句和小令意蕴的作品；也有像“五十年离愁别绪，三万里穷山恶水”，“最成功的谱曲，不如你我积年的相知”，“是抬举还是高攀/是自诩还是趋炎/是遮羞还是自怜/是自遣还是陶然”这样聪慧而隽永、朗朗上口的诗句。因此，许医师也许真可以称之为“诗人”了，只不过，他是一位出之于蒿莱的草根诗人，是一位有济世之

心的行吟歌者。当然，我们也不讳言，许医师的不少即兴之作，不免良莠不齐，有些失之于粗糙，还失之于太显露、太直白，缺少一点诗歌那种花非花、雾非雾，含蓄而朦胧的审美情趣。好在许医师写诗毫无功利意图，是一位离休老医师的老有所为、老有所乐之作，就此而言，实在瑕不掩瑜值得赞许。

除了诗，在这个集子里，许医师还收进了近几年积存的几篇散文作品。这些作品也可以叫作回忆录，可视为《一个医生的风雨足迹》的余篇。这些真实记载作者几十年艰难生活的实录，承载着他对社会的认识和领悟，具有针砭现状，补充真实历史的功能。历史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经文字传播而留下的故事。只是我们的历史云谲波诡、扑朔迷离，主流出版物或媒体所刊行的历史因为政治等原因，常有避讳或隐瞒的成份，往往不能将全部真相告知于蚁民。

如上世纪七十年代，死亡人数逾万乃至10万以上的云南大地震和河南水灾，都是因为长期以来，当局一直将自然灾害的死亡人数列入国家机密范畴，而使广大人民蒙在鼓里。直到2005年废止这种规定，真相才逐渐得以披露。在政治领域中，从反右开始，所谓三面红旗时期，文革，乃至六四事件等重大事件，还长期列为禁区，至今仍是一笔糊涂账。一介草民恐怕只能等到历史档案完全揭密公布于众，才可能明晰了解这些历史的真相。犹如前一阵子屡屡见诸报端的“卡廷惨案”，波兰以及全世界人民是在五

十多年后才知晓其极其残酷而惨烈的真相的。该绝灭人性的惨案真相的大白于天下，使人们更进而认清了前苏联制度的本质。因此，历史时代的亲历者能动笔记录一段情事，虽不能在宏观上还原历史，但对于真实的历史却有难能可贵的补充、认证、辨伪的作用。这就是许医师这些篇什的积极功能。特别要提一下，许医师特意作为本文集书名的《阿魁，你在哪里》这篇人物特写，以朴素无华的白描手法记述、凸现了一位处于社会最底层，但却纯朴、仁爱，敢于担当的汉子的动人形象，值得关注。

《淮南子》中说：“仓颉作字而天雨粟、鬼夜哭”。文字之所以是文字，是由于文字为载体的种种承载着人类的希冀、人类的未来。文以载道，真诚的文字，好的文章必能阐发美好、鞭笞丑恶而有益于社会。许医师的诗文，读者尽可以见仁见智，但其直抒胸臆，留此存照，启迪后人的功效却是显而易见的。许医师已年逾古稀，正向八秩之年迈进，却仍然悬壶济世，思维敏捷，身心康泰乃于有作诗写文的情致，那么让我们祝他锐气常葆，老而弥坚。

二〇一〇年 谷雨

## 读《阿魁，你在哪里——许岳林诗文选》

诗文咸载道，  
隐忍信男人！  
累累昆池劫，  
铮铮铁骨身。  
奈何三世假，  
空有两头真。  
涕泪和心血，  
成书泣鬼神。

徐西楼

二〇一〇年五月八日

---

昆池劫，比喻灾难的遗迹。见《搜神记》、《志怪》、《高僧传》及《三辅黄图·池沼》等等。

## 读许岳林先生《一个医生的风雨足迹》

忍将蘸血春秋笔，  
再沥胸肝写劫尘。  
悲也万章皆惨案，  
冤哉三字逐功臣。  
憨顽难改晚晴节，  
狷介应醒宿祸因。  
有意苍天不亡汝，  
人间地狱过来人。

徐西楼

二00六年三月七日